

□生活散记 ■马卡丹

## 在扬州，邂逅华岳

蓦地，一个愣怔。

盈盈翠竹间，或坐或站或沉吟或挥毫的一千人影中，撞上了这道似曾相识的眼神，猝不及防。

是你吗？在闽西上杭的瓦子街头，我曾数度亲近的面容？一袭布衣，你坐着，高高扬起的眉毛，亲切而有神目光，鼻梁下微微绽放笑意的唇，唇下长须飘拂。我打量着你，你打量着我，穿越三百年时光的对视，是如此偶然，却又多么像是：必然！

我本非为你而来，我打量扬州的目光，原本关注的是瘦西湖的二十四桥明月夜，是平山堂欧阳修、苏轼的太守风流。没有想到下榻酒店的隔壁，便是扬州八怪纪念馆。一条小巷穿过南柯太守淳于棼做梦的古槐，引我入梦，引我融入翠竹掩映下的恍惚瞬间。

我依然未曾想起你，惊世骇俗的“八怪”中，印象深刻的只有那板板的高僧模样的金农，以及那“难得糊涂”的县令板桥。哦，还有老乡黄慎，那个来自宁化的瘦瓢子。恍惚间我还真想感受，那“画到情神飘没处，更无真相有真魂”的倔强的轻狂！

可我的目光撞上了你，仿佛咒语一声，眼前的一切转瞬消失，只有你，只有端坐着与我对你视的你。20多年前，世纪之交的秋风中，在你的故乡华家亭，我曾那么心疼地凝视，凝视那座纪念亭，也依稀凝视你出走的背影：21岁的大好年华，纸坊的翘楚，天才的画师，这一切没有为你换来乡绅的关注，只有冷眼。义愤之下，你夜闯祖祠，一夜间留下《高山云鹤》《水国浮牛》《青松悬崖》《倚马题诗》4幅大型壁画，向族人展示你骄人的天姿。然后，远走高飞，鸿鹄一去兮再不回还。

是出走成就了你，出走让你走进中国绘画史，走进画坛一流人物的长廊。出走的艰辛与屈辱不堪回首，终其一生，除了传说中授而未就的八品县丞，你始终一袭布衣，陪伴你的常是贫与病。“一身贫骨似饥鸿，短褐萧萧冰雪中”，你题写恽南田大师画册的诗句，也是你的自况。你曾在景德镇，勾绘瓷器；你辗转在杭州，卖画街头；更多的时候，你广交文人雅士，苦读诗书，终致“长歌短吟，无不入妙”。

15年的摸爬滚打千锤百炼之后，你画名远播。36岁，你北上京都，希冀一展宏图。虽“得交当路巨公，名闻于上”，却并不得意。“自奇其画”的你，竟然“游京师无问者”，更难堪的是街头卖画郎，竟然把你的画作当成包裹珍品的纸张，你只能“见而太息出都”。出都，意味着以画入仕希望的破灭，却也意味着知耻而后勇的全新的开始。出都，是另一种意义的出走，走出殿堂，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！

你开始了被后人称为“壮游”的行程。走热河，过天津，访泰岳，攀庐山，谒禹陵，瞻兰亭，饱尝世路的艰辛。“万壑千岩罗胸臆”，“大块文章都入抱”，数年的壮游，山水自然拓展了你的胸襟，世俗民情加深了你的悲悯，四十不惑之际，一个文人画家的所有积淀你都已具备，只待一场东风，送你启程，送你去完成此生最重要的约会——与一个城市的千年之约。

你打量扬州的时候，扬州其实正在等你，等你们这个以“无古无今之画”自立门户的群体。千年等一回，扬州城建城已经两千多年了，她已经等了两千多年了，她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：大处着眼，她准备了一个交通枢纽、一个商贸重镇、一个文化积淀丰厚的名城、一个文人与市场对接自由发展的宽松环境；小处着手，她准备了一大批或底蕴深厚或附庸风雅的儒商盐商，准备了他们重金收藏的诸多“名公妙染”，准备了一场场文人画家与盐商赏画赋诗的风流雅集。她甚至为你准备了一位最相得的知己：贡果堂。如果你是俞伯牙，贡果堂就是钟子期，陪伴了你接近20年的光阴。贡氏渊雅堂是你在扬州不二的落脚之地、作画之所，也是买主观摩的场地、画作推介的展厅。乾隆七年除夕，大雪阻你无法探望远在杭州的妻小，贡氏与你相对而坐，烧灯煮茗于凄然风雪之间。没有想到，半年之后贡果堂便撒手人寰，怎不令你“挥涕感今哭已痛，临风念昔意何申”？

扬州为你准备的更有磨炼，更有贫与病的交相煎熬，扬州居，大不易啊！纵然，交往“横陈图史常千架”的风雅盐商，你得以饱览细

思古人名画墨迹，画作因之融合宋元笔墨意韵，也由此站上了前人的肩头；纵然，艺术的商品化，买画人喜新尚奇的审美倾向，逼你不断创新，贫与病，这命运豢养的两条狼犬，更一刻不停驱赶你攀登艺术的峰峦。你在扬州为你准备的磨炼与煎熬中豁然妙悟：“但能用我法，孰与古人量”，你终于“笔尖刷却世间尘”，开创了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笔法，尤以你最负盛名的花鸟画开宗立派；你终于可以直面古人骄傲地宣告：“我亦低头经意匠，烟霞先后不同春”。你的成就，令被称为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也艳羨不已：“余恨不能踵其后尘也”。

扬州，就是这样迎接了你、磨炼了你、提升了你，也磨炼和提升了与你一样被称为怪异的书画奇人。“扬州八怪”异军突起，震惊了清代康乾盛世的画坛，蜚声中外，引领了数百年风骚。“八怪”非八，泛指也，细细数来竟有15人之多。这被后世称为扬州画派的群体中，你是前驱，更是其间的佼佼者。

我曾经追逐你出走的背影，我似乎悟到了：艺无止境，出走是攀登艺术峰峦无可回避的抉择。而出走，不一定是身躯的远行，更是心灵的放飞。只有让心出走，让心自由驰骋，才有望打破桎梏心灵的窠臼，才有望攀上想望的高原乃至高峰！在这远离故土的扬州，我的前辈老乡——新罗山人华岳，我说对了吗？

竹林翠影间，你端坐，默默无言。

### □相关链接

华岳（音同岩）（1682—1756），中国清代画家。字秋岳，号新罗山人。福建上杭人，后寓居扬州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工画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草虫。其画风对清代和近代的花鸟画有一定影响。传世作品有《山水图》《春水双鸭图》《红叶画眉图》等。



扫码可看  
更多文章

约稿

书写时代心声，描摹世间万象。福州晚报《兰花圃》小小小说栏目欢迎全国作者投稿(2000字以内)，稿酬从优。

投稿邮箱: fzwbxss@163.com

□小小小说 ■凌鼎年

## 干女儿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任若水报名去支教，去了一个小山村，有一座刚落成的希望小学。可惜学生不多，只能一、二年级一个班，三、四年级一个班，五、六年级一个班。任若水教一、二年级那个班，也就三十来个学生。

山里的孩子要么很野，要么很腼腆。下课时，放学后，打打闹闹常有的事，比城市里的学生难管多了。

任若水发现班里有个叫叶儿的女孩常常形单影只，同学都不爱搭理她，更不要说与她玩了。这可能与她头生疥疮有关吧。任若水注意到这女孩头发稀稀的、黄黄的，头上有红斑，有丘疹，有疤痕，同学们都嫌弃她，不愿与她玩。还有调皮的男同学给她起外号，叫她“癞痢头”，或“叶癞痢”。叶儿穿得也单薄、破旧，能带个山芋或烤土豆当中午饭就算不错了。

任若水查了百度，所谓癞痢头一般由疥疮、头癣、神经性皮炎等造成的。到底如何引起的，她不是医生，也吃不准，就把叶儿的头部拍了照片，发给了懂医的朋友，请他们诊断一下。朋友说疥疮的可能性较大。

任若水请朋友寄来了水杨酸软膏、克霉唑乳膏、氧化锌硫磺软膏等药物，这是外用，涂抹于头部的。

朋友还寄来了马来酸氯苯那敏片、伊维菌素片、氯雷他定胶囊等，并告知了如何口服治疗。

任若水还给家里写信，问有没有自己小时候的衣服，最好十来岁女孩能穿的衣服，叫家里寄点来。

任若水每次煮饭时多烧点，让叶儿去她宿舍吃。

任若水特地去叶儿家做了家访。去了才知道：叶儿的爸爸外出打工，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伤重，没有抢救过来。叶儿的爸爸过世后，妈妈再也没有回来，听说改嫁了。叶儿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，日子的艰难也就显而易见了。

叶儿爷爷奶奶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本来指望儿子去城里打工后能瓦片翻身，可破灭了。不过家里穷归穷，爷爷奶奶还是蛮有主见的，说：一定要读书，不读书就一辈子待在这山沟沟里。

任若水很是同情叶儿的遭遇，也就对她格外好。

在任若水的帮助下，叶儿经过内服外涂，头上的疥疮慢慢好了。

任若水还烧了热水，帮叶儿洗澡。加之有了任若水送的衣服，叶儿换得勤了，疥疮终于离她远去。

同学们看到任老师对叶儿好，也就不敢再欺负她了。再说，叶儿身上的味也没有了，头发也开始长出来了，叶儿的脸上有了笑容。

三八节那天，叶儿特地采了一大把野花，送给任若水，并羞羞答答、

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任老师，我能叫你妈妈吗？你就做我的妈妈好吗？”

任若水把叶儿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两人都流了泪。

叶儿叫任老师为妈妈的事，很快传了出去，任若水也没有当回事。

一晃，支教第三年了，按当初的约定，就是支教三年。

有一天，任若水接到母亲的电话，问她：“你在支教的学校谈男朋友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的事。你听谁在乱说。”

“没有谈男朋友，怎么有了孩子？”母亲严肃起来。

任若水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认的干女儿啊。”

母亲没有再说什么。但很快一纸调令来了，调任若水回娄底。

任若水依依不舍地回了娄底。分别时，一个班级的学生差不多都流泪了，哭得最伤心的当然是叶儿。

回到娄底后，任若水逢年过节就给叶儿寄点钱，寄点吃的，寄点衣服等，鼓励她好好读书。但任若水从来没有收到过叶儿的回信，也不知寄给叶儿的东西她收到没有？

再后来，任若水寄去的钱退了回来，说：查无此人。

任若水写信问了希望小学的其他老师，答复是任若水回娄底不久，有个女的来把叶儿带走了，估计是她生母，去哪了，不清楚。就这样，与叶儿的联系断了。

支教回娄底后，任若水妈妈给女儿介绍男朋友，男朋友是个成功人士，在悉尼，系博士后。他让任若水也去了悉尼。

幸福的生活往往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很快，转眼，任若水的孩子也大了，她自己也快到了花甲之年。

任若水退休后，闲来无事就写写文章，自娱自乐，主要写些亲情、友情、乡情之类的散文。那年当地华人作协举办“我最难忘的老师”的征文，任若水也投了一篇，因为投了，就比较关心评选结果。当评奖揭晓，任若水看到一等奖的作者名字时，呆了，竟是叶儿，题目是《我的老师我的妈妈任若水》

任若水一字不落读完了全文。原来叶儿的妈妈嫁了一个在悉尼比她大十多岁的鳏夫，那男人竟同意把叶儿也带出国。叶儿出国后，开始语言不通，后来，给娄城的学校写过信，想寻找任若水老师，谁知任若水也出国了，阴差阳错，没有能联系上。不期，一次征文，让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的两人有机会在异国他乡相聚。

任若水很期待。  
叶儿更期待。